

第七九四冊

經濟彙編

考工典

車輿部

舟楫部

(卷)

一六——一七

一八——一九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目錄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
第一百六十八卷目錄

車輿部彙考三

周三

考工典第一百六十八卷

車輿部彙考三

周二

按周禮冬官考工記輿人爲車

鄭鑄曰輿人掌爲輿者也謂之爲車者蓋察車之道雖自輪始而作車實自輿始輿居中以載人有輿則一車之體成故輿人作輿而謂爲作車陳用之曰車者總軫蓋輿輪衆體而成名然車以載爲事正所爲載者在於輿故輿正名爲車而經以輿人爲車也

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鄭康成曰車輿也衡亦長容兩服 王昭禹曰處車中而昇人者輿也夾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橫車前以扼馬者衡也 薛氏曰造車始于輿而車制始于輿廣故詩人以權輿爲始輿人之法皆以車廣起度陸式較軫軹轉其數小大廣狹崇庫皆始於輿廣此輿人所以指輿爲車而兼數材也 賈氏曰參如一者謂俱六尺六寸 毛氏曰車體凡

三衡在前以引輿猶手也輪在下以承輿猶足也輿在下而居中猶體也車以衡輪爲用以輿爲體所主在體故輿謂之車兩衡之長不六尺六寸不足以容兩服車之廣不六尺六寸不足以容馭右輪之崇不六尺六寸不足以爲登下之節三者異任而尺數如一者非相期也各適其宜而已 鄭鑄曰此指兵車乘車以爲言也輪則計其崇輿則計其廣衡則計其長各因其所主言之是三者要如一乃謂之稱 陳用之曰稱非謂其度之等言其用相稱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陸

鄭鑄曰車之輿居中以載人者也其深則名曰陸如墓陸之陸經于墓大夫言及窆以度爲丘陸注謂陸羨道也左傳晉文公請陸以葬蓋爲道以入墓也輿之有陸其深如之故曰陸輿廣六尺六寸謂其橫也參分其廣而取二分以爲陸謂其縱也車容驂乘之人或三人或四人故其廣六尺六寸陸則輿之深耳故但取三分之二以爲之則陸四尺四寸 鄭康成曰讀如蓬宇之蓬

參分其陸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薛氏曰植於車輿兩旁爲輪橫於兩輪在車前爲人所憑者爲式 賈氏曰式謂人所憑依而式敬故名此木爲式 鄭鑄曰以陸之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其一當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一矣一分在前二分在後於其中而揉式焉則式凡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一 李嘉會曰揉者取其平貼也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

鄭鑄曰輿廣六尺六寸取其廣之半爲式之高則式凡高三尺三寸 陳用之曰人長八尺首居一焉則所以爲軀者七尺矣以七尺之軀而憑三尺有三寸之式所以爲致恭而有禮也

以其陸之半爲之較崇

鄭康成曰較兩輪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 薛氏曰車制輿在下輪在兩相式在前軫在後較則輪上出式者也軹則橫植於輪者也軹則橫植於式者也式必曲爲之所謂揉其式是也較在重之者所謂荷重較分是也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軹圍

鄭康成曰軹輿後橫木 李嘉會曰關三面材又出於三面材之外使無此橫於輿後則車不固 賈氏曰輿廣六尺六寸六分取一故得尺一寸 毛氏曰輿人所謂任正者即軹也而此亦及之者軹在軹之上輿之下故兩官皆據此以爲長短之法然軹圍本方而崇三寸半圍四徑一則其圍尺四寸輿人所謂三分其軹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者軹長丈四尺五寸十取其一得尺四寸數固相合矣今此六分其輿之廣以其一爲之圍者輿六尺六寸六取其一得尺一寸則數不相合何哉蓋田車之軹減乘車半寸其圍共減二寸矣以田車之軹言之庶幾其可也軹爲任正故比較爲大自式而下皆以次減焉軹在下式在中較在上大其本者小其末物理然也

參分軹圍去一以爲式圍

鄭鑄曰軹圍一尺一寸三分之而去其一以爲式

圓則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

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

鄭鏐曰以式之七寸三分寸之一而三分之取其二以爲較圍則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

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軛圍

鄭康成曰軛輪之植者衡者與轂末同名 賈氏曰上文注云軛是轂末此軛是車較下豎直者及較下橫者直橫者並縱橫相貫 鄭鏐曰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而三分之取其二分以爲軛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與轂之軛五分較長而去三者異矣 毛氏曰軛在較之下縱橫相貫軛在式之下縱橫亦相貫二者又減亦其理也然式圍大於較圍而軛在式下反小於軛何也式短而較長故較長則較之用力宜雄故不得不大也輪植乎輿之四隅較式附焉而不言其圍者舉較則軛可知

參分軛圍去一以爲軛圍

王昭禹曰軛之狀與軛相對所以異者軛在較下軛在式下謂之軛者取其與人相對故也軛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三分之而取其二以爲軛圍則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凡此皆乘車兵車之制鄭氏俱以爲兵車者以乘車與兵車同舉其一則可以類推亦以前文首言兵車之輪故也 趙氏曰以疏推之則軛正在式木之下植立是如今轎乘壓手版傍兩角柱子以人登車立式正與人相對故取名以軛若司農以植與衡者爲軛是并軛而言矣蓋軛無橫者橫則不可謂之軛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趙氏曰此段論治材居材之法規所以爲圓矩所以爲方準則爲平之所取繩則爲直之所取輪人作車之法其用材皆盡善故爲材之圓者必以規而材之圓者自中於規爲材之方者必以矩而材之方者自中於矩材之直豎立者則挺立不邪而自中於繩縣之垂衡謂橫也材之橫放不豎者則無高低而自中於水之平中謂合也此四件是合乎法度之善者若夫材之直者如木之生於地直達而不屈材之繼者如木枝之附於幹相著而不可離此卻是人力之巧妙有若自然生成之物與上四件不同 劉執中曰縣水謂準繩準繩變言垂與水者蓋物之直者無過於垂物之平者無過於水觀輪人爲輪言規之矩之縣之水之亦不言準繩則以縣與水平直之尤善者故以此代言準繩焉 鄭鏐曰木之始生者必直其曲者非其性也必有所折屈故曲也立木之直者欲其自地而注直而無所屈木之旁枝附幹而生其附也文理相依無斷裂相離之狀以木而相繼接者欲其如附幹而生無離絕之處則其直其繼皆如自然矣凡此皆言作車輿之法治木居木當致其精如此 趙氏曰既曰立者中垂則直者已在其中何故復曰直者如生蓋繩之用此爲直皆取之不必垂也言立是主垂者言之立者中垂指立者之直而已其他直者不與也若夫直者如生則凡正曲之直皆屬焉不止立者而已此段非說車之全形言

輿上用材如此蓋輿上如軛式軛較等器甚多其材有圓者有方者有橫者有直者有附者中之輿如各指一件說否則車形不四方平直如何中得又如何如得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鄭鏐曰居處也處身者必欲得其所然後身安車之制木處之亦欲得其所故謂之居木有大小各宜以類相從則強弱相敵剛柔得宜無有餘不足之患 陳用之曰并以合并之謂并歸乎大者也凡物之體以小入大大者受而入之是之謂大與小宜使之勢適可者 賈氏曰倚則并也凡居材當各自用力若使大材倚并小材小材強不堪大材所倚則摧折矣此引之則絕據小并大而言也若小并於大大木振其小木力不堪則絕斷也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鄭鏐曰巾車言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棧車謂不革輓而漆之車也飾車謂輓之以革而畫之之車也所謂夏篆夏綬墨車是有革以輓輿則固爲難壞輿不輓以革則不堅而易折不堅而易折者則宜弇弇者欲其輿之斂而向內也固而難壞者則宜侈侈者欲其輿之大而向外也夫以文飾之車猶且以侈爲貴則上而天子所乘之路有金有玉有象以爲飾者其輿之侈又可知 趙氏曰弇注謂當向內爲之侈注謂當向外爲之據此則弇恐只是輪輻之類都移入來侈恐只是移輪輻之類放出去些少必不是說大與小蓋輿縱橫廣深六尺六寸其

制已定如何斂向內放小得又如何縱向外放大得尤宜思之 易氏曰車以弁侈爲善而鍾以弁侈爲病蓋鍾貴乎廣狹之中而車貴乎小大之宜各適其當而已

輶人爲輶

鄭康成曰輶車輶也詩曰五檠梁輶 趙氏曰梁謂衡也輶持衡者也輶從軌前微曲而上至衡則下而向之輶縱而衡橫縱者若輶橫者若梁所以云梁輶也 鄭鏐曰考工所記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而輶人不與焉此有輶人之官者蓋作車自輿始察車自輪始故輿輪之職特建焉而並列於七工若夫蓋雖難制以其員似乎輪也特使輪人爲之而不以各官輶雖難度以其非作車察車之所始也故別立一職不以並輪輿之列輶車輶也自其可以左右挾而進則謂之輶自其載任以覆爲戒則謂之輶輶猶舟焉所戒者覆也輶有三度輶有三理

鄭康成曰目下車度淺深之數 鄭鏐曰輶欲中法其度有三三度者國馬田馬駕馬之輶深淺不同之數 薛氏曰兩轂中橫截之木爲輶 項氏曰輶則一定但欲其理之得 趙氏曰理謂物之道理 李嘉會曰理者一木之用欲其委曲若是不可不順其理也 易氏曰輶以貫轂特輪之一器於輶人何與而言於三度之後者輶待輶而後運輶待輶而後行其勢實相資焉

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

薛氏曰輶之形自從軌前稍曲而上至衡下其頸

以持衡其曲如屋之梁焉深謂輶曲中 鄭康成曰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輶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輶七寸又并此輶深則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田馬之輶深四尺

鄭康成曰田車輶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輶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加軾與輶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

鄭康成曰輪輶與軾輶大小之減率半寸則駕馬之車輶崇三尺加軾與輶四寸又并此輶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今駕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 鄭鏐曰輶之所貴撓而無曲故爲車則必撓之以火使其勢深深則曲然太深則折故欲其無弧深焉然計車之崇與輶人之深三車之衡各高七寸何也蓋衡以扼馬頭用力久則消磨益甚惟其高有七寸之餘不爲馬頭所損故疏云餘七寸當爲馬頸低消之也車雖有高下至於衡頸不得不同茲其法度所在也故下文云小於度謂之無任 毛氏曰輶首爲頸而衡居頸下又馬稍低劣不餘七寸則輶不可與馬相得

輶有三理一者以爲輶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

趙氏曰輶言輶之材欲其美而無惡注云無節目是也久欲輶之體堅而可久注云堅刃是也利欲輶之勢滑以利而易運注云滑密是也 陳用之曰輶言其形之輶久言其質之堅利言其用之利

輶人爲輶而言及於輶則輶與輶同一工可知且形之輶質之堅用之利唯輶亦然是以合而言之 易氏曰以經意考之弧而無折經而無絕輶之美如此實輶之所以爲輶也終日馳騁左不捷終歲御衣衽不故輶之久如此實輶之所以爲久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輶猶能一進取道輶之利如此實輶之所以爲利也知輶人之職實兼輶與輶之制故下文又曰五分其軾間以其一爲之輶圍則輶之制附於輶人也明矣

輶前十尺而策半之

趙氏曰輶注謂式前據下文輶中有溝則輿上置陸處乃是輶正在陸之下式之前蓋軾身長一丈四尺四寸入輿陸下陸以前只有十尺以此見輶即陸之下面陸外空著一分輿輶即是閣住陸阪之木橫子謂之輶者取其在下持住車有爲則爲法之意注謂輶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輶式之所植持車正者即此意也策御者所執以制馬而使齊者也然策之處進退亦有其度太向前則湊馬後反礙馬行太向後則輶策不能及馬又不肯行輶前十尺而策半之則離陸五尺處是也執策者立於此處以御馬則以及馬而無過不及矣所謂輶前十尺策半之者是就陸算去不是就輿算去蓋輶前尚有輿板二尺二寸若就輿算去則無十尺矣不知十尺者是就直算去抑隨輶曲處算去經無明文不可考也禮書云輶之減也率七寸馬之殺也率一尺軾與輶之殺也率寸半三等之馬各下其輶七寸則七寸爲衡頸之間此說於分

寸不差十尺恐只是直算去曲算則短 李嘉會曰何以謂之持車正蓋軌法者一車所取法路有高下車易偏側有此木則可以常正夫車 陳用之曰非特策之有節而已所以策者其度亦有節也半軌前之長以制其策所謂有節夫惟有節是以及不及馬腹

凡任木

鄭康成曰目車持任之才 王昭禹曰因其材之所勝而用之謂之任如任官焉各稱其材之所長如任民焉各稱其力之所能不以大材而當任之輕不以小材而負任之重各適其宜而已 任正者十分其輻之長以其一為之圍

鄭康成曰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 賈氏曰名任正者此木任力車輿所取正以其兩輪所樹於此木較式依於兩輪故曰任正云三面材者此木下及兩旁見面其上面託著輿板其面不見也 鄭鏐曰上言輈之深耳若夫輈之長當計軌前輿下總為輈之數軌前十尺與陰四尺四寸凡一丈四尺四寸矣十分其長取一以為圍則任正之木其圍一尺四寸五分之二 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

陳用之曰謂之衡任其為任也橫而用之非車之所以為行 鄭鏐曰衡任謂兩輈之間此木當輈頸之處其用力為尤多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然衡任之木其圍蓋有取於輈之五分之一經於上言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下文即云衡任者五分其長專指輈以為度也緣康成謂兵車乘車

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故疏因言衡長六尺六寸則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竊恐不然小於度謂之無任

王昭禹曰任正衡任其度如此材苟小焉則力不足以勝其任故謂之無任 五分其輈間以其一為之軸圍

鄭鏐曰前言六分陰之廣以為輈圍言其圍爾此言五分其輈間非計其圍也軫以承輿之六尺六寸則軾間亦六尺六寸也五分取一以為輈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 楊謹仲曰輪人五分輈之長去二以為輈之圍故賢之穿空適與此軸之文相當以此文合上文輪人而論之乃知鄭氏改去一為去二所以為當也輈長三尺二寸而五分之每分六寸四分去二留三為尺九寸二分以為輈之圍則輈之徑乃六寸四分每邊除一寸金則輈之空其徑四寸四分也軾間六尺六寸而五分之每分一尺三寸二分以一分為輈圍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則輈之大其徑亦四寸四分也此軸之大可以入輈之大頭其末必軾處以漸小也 李嘉會曰車之用力不在乎軸只在中央之轉動 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免之圍 鄭鏐曰當免謂輿下當橫軸之處前文所謂加軾與輈輈即伏兔也輈長一丈四尺四寸十分取一為當免之圍則免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 賈氏曰亦通計輈之軾前與陰總計丈四尺四寸 李嘉會曰伏兔在車下與任正在

輈上者相稱使輪或偏而車不偏二者相稱故也名曰伏兔亦生物之動者取其轉動之義 參分其免圍去一以為頸圍

趙氏曰頸圍注謂輈頸前持衡者疏云衡在輈頸之下其頸於前向下持制衡昂之輈故云前持衡輈也觀此則輈是軾住衡不穿破輈前言衡頸占丁七寸可據也鄭謂之頸則取况人之頸非特形如之亦以其用在上而當前焉頸圍所以小似免圍者蓋頸圍處正闊著衡此處若大則衡頸不止七寸高馬駕時衡下至地無八尺六尺則馬行費力也觀疏中向下二字又知輈過頸處又低下去三分免圍而取一為頸圍則頸圍九寸有奇禮書亦云輈從軾前微曲而上至衡則下而句之踵圍注謂輈後承軾者五分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則踵圍七寸五分寸之五十一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鄭康成曰踵後承軾者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陳用之曰謂之踵後况於人之踵後非以其形如之蓋以其用在後且有所著而所任重者焉 趙氏曰前為頸後為踵頸以推衡踵以承軾近踵處當免當免之圍大於持衡持衡之圍大於承軾故當免頸踵之圍各不同者蓋大其免以稱任正小其頸以便馬不大不小以當軾然後固也 凡採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賈氏曰採者以火採使曲也採之欲使順理無得如弓之深弓之深大曲也 王昭禹曰凡輈之深或四尺或三尺有三寸或四尺有七寸必以火採

之使其勢曲直然後可以為深雖欲其曲而深然過於曲則易折非經久之道也故凡採斲欲其孫而無弧深孫言審曲而順理也苟逆理而不孫非特難採亦易傷折

今夫大車之輹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輹直且無橈也

毛氏曰凡記所引皆駕馬之車而此獨言大車者駕牛之車也駕馬之車以載人駕牛之車以載物載人之車輹輹直未必覆載物之車重輹直則必覆故舉大車以明之 鄭錡曰牛車之輹必欲橈則駟馬之輹欲橈可知 鄭康成曰輹輹也登上阪也克能也 王昭禹曰輹言其至謂其勢直而下至也蓋輹雖不可過於弧深然亦不可失之於直直則其勢下至非特登上阪地為難其傾覆且易矣此其故非他以其採之不曲而深故曰惟輹直且無橈也 鄭錡曰此言大車輹擊則然

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輹擊之任及其登陴不伏其輹必益其牛此無故惟輹直且無橈也

鄭康成曰陴阪也 趙氏曰伏逼也 王昭禹曰軒言其高而上干輹言其輕而下至既節輹擊之任則高下適中而無上干下至之患六月之詩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以其適軒輕之中此戎車之所以安也夫大車於平地雖節其輹擊之任若其登陴之地牛不退而偏伏其輹則輹必重而益繫其牛頸此亦其輹直且無橈之故 鄭錡曰此言車之登陴之時則然

故登陴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陴也不援其

即必繪其牛後此無故惟輹直且無橈也

鄭錡曰登陴者上高峻之處 鄭康成曰倍任用也 趙氏曰即却無可考意者即伏免後踵承軫處如四圭有邸與設皇邸之邸同蓋即

即亢藏靠之物踵後承軾處亦是附著藏靠處故也繪就也 王昭禹曰凡登陴者自下而上其用力為多故謂之倍任夫登陴雖倍任然力之強者

猶能以登及其下陴不援摩其車之邸則車或進而繪就其牛之後此亦以輹直而無橈故也由此觀之則輹雖不可以過曲亦不可以不曲此輹之

三度所以其深皆有常數也 李嘉會曰輹上山高輹不及馬背則車重而必益其牛如繩綫之及其下陴復來太速繪牛之後摩車之邸則馬亦不可行 鄭錡曰必三言輹直無橈者一言輹之勢

一言登陴一言下陴輹不曲皆為害也惟其如是故採輹必欲深而又欲無弧深所以有四尺七寸三尺三寸與夫四尺之度 李嘉會曰大車駕牛之車初無輹乎駕馬之輹因其採輹而證以大車

之法記考工者先說平地大說上陴下陴之法蓋平地只有軒輹輹則前高輹則後重至於上山下山之際又有高低之異欲其勢順而無艱難掣肘之患必為之不甚伸亦不甚曲故三者皆以輹直無橈結之

是故輹欲順典 鄭錡曰上文言牛車之輹於此又言駟車之輹

鄭康成曰順典堅刃貌 陳用之曰順典謂其體之豐大蓋輹惡其折故欲順典則壯矣詩言五棊

梁輹義可知矣 鄭錡曰順長也典實也其勢欲順然而長其材欲典實而不虛 王昭禹曰順如碩人其頤之頤言其長也典如六典之典言其有常也欲順典言欲其長而有常也蓋輹之長丈有四尺四寸過乎此則其長為有餘而贅不及乎此則其長為不足而虧非法度之常

輹深則折淺則負

鄭錡曰採之深則太曲太曲則傷其力力傷則易折採之淺則微曲微曲則其勢直於馬背之上故馬常若負然非所以為善 毛氏曰負言馬背綫言牛領繪言牛後牛車或行於險阻故以登下為言而曰綫曰繪馬車或行於平地故以平地為言而曰負也

輹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鄭錡曰康成云形如注星謂自上而下其勢急也惟其勢如注則車必利而無凝滯之患車必準而無傾側之虞利而速準而平則其弊壞也亦難此車所以能久不失之淺可否則相濟適於調和則乘之者亦無搖動之患如之何而不安 賈氏曰謂輹之形勢似天上注星車之利也 鄭司農曰注則利水謂輹脊上兩注令水去利 李嘉會曰如水之注則利於行平一如準則可長久馬引之而和人乘之而安 愚案論輹之平準在輹注論輹之能久在平準如中庸誠則形形則著文勢當如此奚必以重言為拘必欲曲為之說

輹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陳用之曰上云欲無弧深此云欲弧而無折蓋深

則折欲如弧弓之形而無太深以折即所謂無弧深也 楊謹仲曰鄭氏言採輶太深則折夫上言輶深則折是輶太深故馬倚之則折也淺則馬負之而已今言弧而無折豈彼之所為折哉此折乃輶折之折言弧則宛而弓無復有如輶之折者故曰弧而無折 鄭鐸曰欲其經而無絕者孫即經耳順其文理謂之孫順理而直謂之經採輶者惟恐不能順其理耳不順理則斷絕而不相屬矣故欲其經而無斷絕之病 鄭鐸曰輶為一車安危所係故既言之又再言之欲其孫欲其順與欲其弧而無折經而無絕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見為輶之難也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王昭禹曰馬所以駕車車之進則以馬行為主故進則與馬謀人所以馭馬車之退則以人馭為主故退則與人謀謀者指事而圖之也進與馬謀則得之於此而應之於彼退與人謀則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夫種馬駕玉路戎馬駕革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田馬駕木路凡車之任重致遠者皆馬之力也故進則欲其與馬謀太僕馭玉路齊僕馭金路道僕馭象路田僕馭田路凡車之疾速進退惟人之馭也故退則欲其與人謀叔于田詩言兩驂如舞兩驂如手以言馬之節適也言兩服齊首以言馬之整序也如是則輶之和而進與馬謀可知矣叔于田詩言執轡如組以言馭之巧也駟鐵詩曰六轡在手以言其馭之良也如是則輶之和而退與人謀可知矣 易氏曰進若與馬相

謀退若與人相謀是以無情之物而與人及馬之有情者不期自合非和之至者不能也

終日馳騁左不捷

鄭康成曰書鍵或作券券今倦字 趙氏曰古者乘車之法尊者在左御者在右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注云君惡空其位是尊者在左之證惟輶之和則終日馳騁載在左者無罷倦之患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

鄭司農曰契讀為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為畏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道里 鄭鐸曰車有兩驂兩服詩言兩服齊首言其不前後也兩驂如舞言其不拘閑也轡若不和則馬必拘閑而相契契倚而相合之義轡若不和則馬必前後而相需需遲而相待之義 陳蘊之曰契讀如死生契闊之契需如易需卦之需謂不勞苦而停滯也

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輶之和也

鄭鐸曰衣之下裳謂之衽禮記云扱衽深衣續衽皆謂裳之下也御車者常苦於裳之易敝以其近下而摩於車也惟輶之和則無動搖之勞雖終歲御而衽亦不敝 毛氏曰終日馳騁一日之事也行數千里一月之事也終歲御一歲之事也一日之間馬未必病所憂尊者在左之枕動爾一月之間馬行久矣所憂者契需而不前馬至於一月之間則馬病固其理也而御之衣衽亦有敝焉衣以歲制故也一日之間衣可健而不捷一月之間馬可病而不病一歲之間衣可敝而不敝豈非輶之和

和而然歟上曰和則安所謂安者非特君子安乘而已馬與御者皆安焉是之謂安 王昭禹曰自此數者非輶之和孰能致是然則為輶者既有淺深之數與其高下之度而又五綦以致文飾環澇以受霜露故以之鳴和鸞而不失相應之節以之逐水曲而不失周旋之儀舞交衢則御者以之良過軍表則射者以之善此亦唯輶之和也

勸登馬力

鄭康成曰登上也輶和勸馬用力 易氏曰馬力未進輶已有勸其登非果能勸也其勢若有以使之 王昭禹曰輶和則馬之行也易為力莫不勇於進而無疲倦之患

馬力既竭輶猶能一取焉

易氏曰馬行既止則無所用其力輶猶一進而取道焉非有意於一取也其勢自不容已 趙氏曰輶非有情之物豈能勸得馬用力而考工言之者蓋形容輶之和行地之遠其勢有如此者 良輶環澇自伏兔不至輶七寸軌中有澇謂之國輶 趙氏曰良善也澇漆也蓋輶之上為之纏固其綦有五詩所謂五綦梁輶是也綦謂束縛處又被之以筋膠而環飾之以漆以為受霜露惟制輶而盡其善故能周環四圍皆有漆澇也 鄭鐸曰所以良善其輶者必環而澇之澇謂漆文周環皆漆之不惟致其飾之美且以致其固是乃良善其輶之術也然輶之長一丈四尺四寸漆之所不至者惟自伏兔至輶七寸而已伏兔輶車軸在輿下短不至輶輶即輿下三面之木自伏兔至輶凡七寸所

不用漆其餘皆漆則漆入式丁曲直之處皆有矣
輶不善而動搖則所謂漆也消摩而不見苟能使
輶中常有漆非國工之巧何以及茲乎其輶謂之
國輶宜矣國輶言一國之輶皆不能及 趙氏曰
言漆之所施不到輶處有七寸也自七寸之外皆
是漆處所以不用漆於七寸者或者為伏兔輶輶
遮礙著手脚不得故也據此則自輶以後近伏兔
處皆可謂之輶其漆不至七寸乃在近伏兔處不
在近輶處不如此則輶中無漆矣不可謂之有漆
也 易氏曰輶中有滑特輶之一端何遽謂之良
輶而且以國輶許之蓋自上經言輶之和至此甚
言其為良也如經言良馬則總言駕五路者又言
國馬則乘車兵車之所專用者此良輶國輶之辨
輶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輶三十
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愚案此以下總論上文車器之義非止屬輶人
鄭鏐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無所
往而不與之俱故或以宮室而象之或以衣裳而
象之或以圭璧旌旗而象之而又作車以象之夫
車以載乘不過一器耳而天地日月之象實具焉
王者乘之豈徒然哉期得覆載昭臨之道於俯仰
之間也夫與本方也為之軫以承之其制亦方方
而在輶之下所以象地形之方也不以輶象之而
取於軾者蓋軾又在輶之下故也輪人為蓋其形
必員員而在車之上所以象天形之員也輪亦員
而不以為象者蓋輪雖員而運乎下惟蓋則員而
覆乎上故也實輪以輶所以為直指也輪輶之數

必以三十者蓋日月之行三十日而合宿輶之三
十所以象其合宿之數蓋必有弓所以為底也弓
之數必以二十有八者蓋經星之列乎四方其數
凡二十有八蓋弓之二十八所以象二十八宿也
天地則象之以形以天地雖大已囿乎形也故以
蓋軾象之日月星辰則象之以數以三辰雖妙不
離乎數也故以輶弓象之上焉而天下焉而地王
位其中則三才備矣車之制也豈苟然哉 李嘉
會曰軾輶後一橫木耳今不言輶而言軾以輶得
軾其方乃成故謂之象地

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

賈氏曰車上皆建旌旗故因說旌旗之義 趙氏
曰畫交龍在上故謂之龍旂乃是橫畫不是直畫
取其能升而能降旂謂屬縵垂者也蓋旌制中間
畫象邊分裂成數條如尾之狀垂下此即是旂龍
旂象大火者蓋龍旂畫九路垂九條大火注謂蒼
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疏云大火東方之星
角亢氏房心尾箕是也東方木色蒼其七宿形如
龍故曰蒼龍以角亢氏房心尾箕次此言之故曰
心惟其尾有九星其數與龍旂同所以象之

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

趙氏曰鳥旗是畫朱雀與準在上故謂之鳥旗鳥
旗取其勇健象鶉火者蓋鳥旗畫七路垂七條注
謂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七星疏云鶉火南方
之星南方火色朱其七宿并鬼柳星張翼轸是也
形如鶉鳥故云朱鳥其屬有七星也月令云
旦七星中是也惟其星有七星其數與鳥旗同所

以象之

熊旗六旂以象伐也

趙氏曰熊旗是畫熊虎在上取其猛莫敢犯象伐
者熊旗畫六路垂六條伐注謂伐屬白虎宿與參
連體而六星疏云西方七宿為白虎金其色白伐
與參六星為上下是連體也惟是星有六與熊旗
同數所以象之 鄭鏐曰六旂當為五旂字或誤
也

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

趙氏曰龜蛇是畫龜蛇在上故謂之龜蛇龜蛇取
其扞難避害象營室者蓋龜蛇畫四路垂四條營
室注謂元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疏云北方宿
有龜蛇體元武龜也有甲能禦捍故曰武水色黑
故曰元營室是北方七宿之數營室與東壁連體
而四星其數與龜蛇同所以象之 鄭鏐曰此言
王者之車建四方之旗象四方之經星也上文蓋
弓二十有八以象星矣此又以旗象之何也蓋弓
之所象者象星之數旗之所象者象星之體東方
之龍旂以象蒼龍宿之形南方之鳥旗以象朱鳥
宿之體此二方言象大火鶉火則舉其次十二次
可推而見矣西方之熊旗以象白虎宿之形北方
之龜蛇以象元武宿之形此二方言伐與營室則
舉其宿二十八宿亦可推而見矣其言九旂七旂
六旂四旂則義不在旂康成見經有九旂七旂之
數遂求二十八宿之數有相合者以為言出于附
會且二旗象大火象鶉火舉其大以言則不專指
尾與星可知矣二旗象伐與營室舉其宿以言則

不專取參與東壁連體可知矣行人言建常九旂七旂五旂而無旂數之六者以制考之熊旗當五旂也若熊旗當五旂則康成取參與連體六星以爲說果可信乎然則此四旗者蓋王者之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故建此四方之旗取象四方之宿也非以九旂七旂六旂四旂而象其星之數而已然經何以言旂之數耶蓋所建之旗而其旗之旂若此故連言之如荀卿曰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夫龍旂以養信何取于九旂爲養信耶故知其連言以及之義不在焉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鄭鑄曰弧旌者弧弓也旌旗有弓所以張繆幅故謂之弧旌于張繆之弓上畫爲枉矢之形故謂之枉矢用此以象天之弧星天有弧星有枉矢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天有是星星有是矢矢所以射爲凶惡者也王者之車所建四旗之上皆設弧旌枉矢亦以象天之弧與枉矢焉明天下之有凶惡者必射之

易氏曰皆不言旗繆之畫惟觀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韜釋者謂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繆之幅又設矢象弧星有矢恐未必旌旗皆有之或者諸侯之制乎今輅人以此列於四旗是襲侯氏之制以爲軍制之飾於此益信四旗爲戰國之制

車人之事

趙氏曰此段是總言車工起數之法以車人造車其事不一而足故以事名之如畫績之事半矩謂之宜

鄭康成曰矩法也所法者人也 鄭鑄曰人長八尺以八尺而三分之則每分各長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一是一矩言用是以爲矩法也凡人頭髮早白而落者名曰宣易以異爲宣髮是也取人長之一以爲一矩以爲宣則長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是爲人頭之長 毛氏曰宣爲人頭者在上面宣露故也

一宣有半謂之櫛

鄭康成曰櫛斲斤柄爾雅曰句櫛謂之定 易氏曰一宣之度爲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宣之半則爲六寸三分寸之二合而言之則二尺焉故謂之櫛

一櫛有半謂之柯

易氏曰一櫛爲二尺半櫛爲一尺合而言之則三尺焉故謂之柯 鄭康成曰伐木之柯柄長三尺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鄭司農曰蒼頡篇有柯櫛

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易氏曰柯長三尺而一柯有半則爲四尺五寸謂之磬折 趙氏曰磬折謂人所立之儀蓋人磬折立則上僂玉藻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謂人長八尺繫帶在四尺之上帶以下有四尺五寸人磬折之節在此一柯有半計長四尺五寸今人磬折之長故謂之磬折想車工造車皆以此度量長短也 陳用之曰宣也磬折也取之身而爲之法數者也柯也櫛也取之物而爲之法數者也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爲之首

毛氏曰凡車有駕馬者有駕牛者駕馬者一轅而兩馬君子所乘所謂五路是也駕牛者兩轅而一牛所以載物大車柏車羊車是也是三等之車皆以載物但行澤者爲大車行山者爲柏車在平地者爲羊車所以異等耳鄭以大車爲平地之車誤矣 賈氏曰此車人造車之事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柄長短及刃之大小 易氏曰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以斧柄言也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以斧刃言也 鄭康成曰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 毛氏曰欲論柯則先言宜欲論造車則先言柯明長短之有所本也

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

賈氏曰下文柏車別論轂輻牙此是大車 鄭康成曰大車轂徑尺五寸

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

趙氏曰輻長一柯有半四尺五寸也博言闊也厚三之一則一寸也 薛氏曰輻長一柯有半合兩輻言之則爲九尺故又曰大車崇三柯輪人言乘車之制則崇六尺六寸此言大車之制則崇九尺崇三柯者三

鄭司農曰渠謂車轅所謂牙 鄭鑄曰謂之渠者言如水之溝渠然屈曲其勢以受衆水也轅木爲牙以受衆輻亦猶渠也其長三柯者三則長二丈七尺也輻長四尺五寸上下兩相之輻共爲九尺故以二丈七尺之長而屈曲之圍三徑一則當徑九尺矣然則大車之輪高九尺也 趙氏曰渠圍

二丈七尺輪徑九尺上文幅長一柯有半兩兩相對九尺可知然尚有轂空壺中在恐不止九尺以此知徑九尺者通計轂數其實幅無一柯有半李嘉會曰二丈七尺之牙如何包得九尺之輪及轂一尺五寸惟有畜有蚤入之極深則可包矣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毛氏曰此又簡脫宜承下文仄轂則完之下與六分其輪次何則當先言行澤行山之異宜而後言其制乃其序也不當以行澤行山間之使文不成也 項氏曰轂欲短即前牛柯者也轂欲長即後轂長一柯者也 王昭禹曰輪人言轂小而長則

作大而短則擊此特中地之轂而已若夫行山澤則必有以適其地之宜蓋行澤則多泥泥多則行必鈍故欲短轂轂短則雖有深泥亦莫之粘故利行山則多險險多則行必危故欲長轂轂長則輻短而無搖兀之患故安 毛氏曰轂短則泥之所附者少故車不濡滯而利轂長則其勢足以勝石故不震掉而安 愚案短轂謂大車長轂謂柏車

行澤者反轂行山者仄轂反轂則易仄轂則完王昭禹曰此言牙也 鄭鏐曰轂謂屈木以爲渠行澤之車其渠之木則宜反轂木心多滑反而轂之則滑易而去泥爲甚利矣行山之車其渠之木則宜仄轂山多沙石輪易損散惟仄木以爲渠則堅刃相補不偏壞矣 易氏曰反轂大車之制仄轂柏車之制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毛氏曰此大車之輪宜在渠三柯者三之下故知

其簡脫也 賈氏曰輪崇九尺 鄭康成曰輪高輪徑也牙圍尺五寸 薛氏曰輪人言乘兵車所謂牙圍者尺一寸也此言大車牙圍者尺五寸也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鄭鏐曰行山之車以柏木爲宜柏木至堅山地至險以至堅之木而爲車則行險而不顛歟轂長三尺圍六尺則徑二尺也輪三尺其渠則二柯者三蓋長一丈八尺也二柯六尺也二柯者三三六十八也以一丈八尺而轂之則輪之徑六尺也以六尺之輪五分之取一爲牙圍則牙圍一尺二寸也然則柏車之輪與乘車大車皆不同矣 陳用之曰以大車爲大則若柏車者可名於小故除轂長與圍之外其輻其渠其輪崇其牙圍視大車之數皆減焉 賈氏曰柏車山行故轂長輪崇之下皆欲取其安故也 陳用之曰博厚則與大車之制同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 毛氏曰上文雖載車渠之數與六分其輪崇以爲牙圍然其崇之數猶未備也故再備其數焉 薛氏曰轂人云大車轂直必益其牛則大車牛車也 鄭康成曰轂長半柯者也 鄭鏐曰崇三柯者言輪高九尺 鄭康成曰綆輪算 賈氏曰輪算謂輪之四面外一寸則安 毛氏曰駟馬之車六尺六寸之輪其綆三分寸之二則大車九尺之輪其綆固宜一寸矣 鄭司農曰牝服謂車廂服讀爲負 鄭康成曰牝服長八尺謂較也 陳用之

曰大車轂長尺五寸圍尺五寸幅長四尺五寸渠圍二丈七尺牙圍一尺五寸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 鄭康成曰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 賈氏曰漢出定張車未知何用但知在官所用故差小爲之謂之羊車 鄭鏐曰以史攷之晉制羊車一名輦上如輅伏兔箱漆畫輪晉武帝宮中每乘羊車宮人以竹葉掃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則宮中之車名曰羊車以羊駕之也齊因晉制御史皇太子所乘輿因之亦名輦貴賤通得乘名牽子隋大業始置謂之羊車小史駕果下馬其大如羊唐亦因之經於王之五路獨無官中之車意其此也 鄭康成曰較長七尺 陳用之曰羊車牝服得中焉則其轂輻輪崇牙圍從可知矣 薛氏曰大車牛車柏車山車羊車小車大車以行澤柏車以行山羊車以行宮中 柏車二柯

鄭康成曰較六尺柏車輪崇六尺其綆大半寸 鄭鏐曰羊車宜小反有七尺之較柏車宜大乃有六尺之較蓋羊車不言輻轂牙之制則較雖長而車小矣柏車較雖短然備述其輻轂牙之制其大於羊車可知 凡爲轂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繫其鉤徹廣六尺隔長六尺 賈氏曰輪崇雖不同其轂各自三其輪崇假令柏車輪崇六尺則轂丈八尺大車輪崇九尺則轂二丈七尺 鄭司農曰鉤鉤心 王昭禹曰徹謂車

古八圖書集成

廣 賈氏曰徹廣六尺者不與四馬車八尺者同
鄭司農曰鬲謂轅端厭牛領者 毛氏曰所以
鬲牛不使之外縱故謂之鬲 賈氏曰徹鬲長六
尺者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也四馬車鬲六
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鬲長也
薛氏曰大車兩轅鬲長六尺則與六尺六寸之衡
不同是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內故鬲短而徹狹一
轅之車兩服在轅外故衡長而徹廣 易氏曰日
輪曰轅曰牝服雖有三等之不一至其爲鬲爲徹
廣則一而已 愚案轅人乘車兵車轅長一丈四
尺四寸此所言三其輪崇者止言大車柏車羊車
也其曰凡爲轅者合三車而言之 易氏曰此三
車者擬以乘車兵車之制輪即乘車兵車之所謂
輪也牝服即乘車兵車之所謂較也轅即乘車兵
車之所謂轅也徹廣即乘車兵車之所謂輓廣也
鬲即乘車兵車之所謂衡也以乘車兵車而論之
輪崇與輓衡長同於六尺有六寸者故曰參如
一謂之參稱較即輓上之兩轅而出乎式者也其
制亦如之衡即一轅容兩服馬者也其制亦如之
輓廣雖八尺然亦因輓之廣而加之也輓長雖丈
四尺四寸然亦因輓之深而加之也至於車人
之車則不然柏車行險阻之地其較宜於短大車
行平夷之地其較宜於長羊車用於宮中宜於長
短之中而已是三者既有長短其爲轅也亦各隨
其輪之制是數者皆非乘車兵車三稱之制此所
以命之車人而特見於考工之末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
第一百六十九卷目錄

車輿部彙考四

秦總一則

漢景帝中元二則 武帝天漢一則

後漢總一則 世祖建武一則

魏總一則 明帝青龍一則 齊王正始一則

晉總一則 武帝泰始一則 太康二則 元

宋總一則 孝武帝孝建二則 大明四則

考工典第一百六十九卷

車輿部彙考四

秦

秦制辟惡車及金根車

按古今注秦制辟惡車桃弓革矢所以祓除不祥也
按通典秦平九國蕩滅典籍舊制多亡因桑根車用
金爲飾謂金根車而爲帝軫黑旗皂旂以從水德復
法水數駕馬以六以諸侯所乘之車爲副

漢

景帝中元五年詔定乘車之制

按漢書景帝本紀不載 按後漢書輿服志景帝中
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轡得銅五末軛有吉
陽箭中二千石以上右駢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
以上皂繪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
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

按通典漢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轡
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箭二千石以上右駢三百石以
上皂布蓋千石以上白布蓋皆四維杠衣賈人不得

乘馬車吏赤蓋杠其餘皆青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
裳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功曹車皆兩大車環
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小使車不立乘有駢
赤屏泥油重絳帷導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此
追捕考按有所執取者所乘諸侯車皆朱班輪四輻
赤衡輓公卿二千石郊廟明堂祀陵法出皆大車立
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
結四角金龍首銜垂璧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
帷裳櫺文畫轡長輿車等駕布施馬公卿以下至縣
三百石五吏賊曹督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從縣令
以上加導斧車牛車武帝推恩之末諸侯有寡弱者
乘牛車其後牛車稍通貴者所乘

中元六年詔長吏車駕衣服宜稱

按漢書景帝本紀中元六年夏五月詔曰夫吏者民
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
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
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
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
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
軍功車服尚輕故爲設禁

武帝天漢四年始定輿服之制

按漢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
令諸侯王大臣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鹿小國朱輪
畫特熊居前寢廡皆居左右

按通典漢武帝天漢四年始定輿服之制郊祀所乘
謂之大駕車千乘騎萬足其儀甚盛

後漢

後漢車輿之制

按後漢書輿服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爲輪輪行
可載因物知生復爲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
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
杓曲以攜龍角爲帝車於是乃曲其輻乘牛駕馬登
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能
有上之者也

注孝經援神契曰斗曲杓橈象成車房爲龍馬華
蓋覆鈞天罡入魁神不獨居故駘駘陪乘以道御
駘宋均注曰房星既體蒼龍又象駕駘駘故兼言
之也覆鈞既覆且鈞曲似蓋也天罡入魁又似御
陪乘

自是以來世加其飾至奚仲爲夏車正建其旂旒尊
卑上下各有等級

世本云奚仲始作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
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臣路案服牛
乘馬以利天下其所起遠矣豈奚仲爲始世本之
誤史考所說是也

周室大備官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一器而羣工致
巧者車最多是故具物以時六材皆良與方法地蓋
圓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
旂九旒七仞齊軫以象大火鳥旗七旒五仞齊較以
象鶉火熊旗六旒五仞齊肩以象參伐龜旒四旒四
仞齊首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諸侯以下
之所建者也

白虎通曰居車中不內顧也仰即觀天俯即察地
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論語

曰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所以有和鸞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名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許慎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轡車鸞鑣知非衡也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杜預注左傳亦云鸞在鑣和在衡傳元乘與馬賦注曰鸞在馬勒鑣干寶周禮注曰和鸞皆以金爲鈴史記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兒特虎蛟輶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

天子五路

周禮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軍事也謂之路言行路也以玉爲飾

孔安國曰大路以玉飾路也服虔曰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騶高車矣尊卑俱乘之其采飾有差鄭元曰玉路以玉飾諸末也傳元乘與馬賦注曰玉路重較也韻集曰輓前橫木曰路

錫樊纓十有再就

鄭衆曰纓謂當胃士喪禮曰馬纓三就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杜預曰纓在馬脇前如索帶乘與馬賦注曰繫纓飾以旄尾金塗十二重建太常十有二旂九初曳地

鄭衆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鄭元曰七尺爲初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

日月升龍象天明也

崔駰東巡頌曰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

殷人以爲大路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桑根秦改曰金根乘與馬賦注曰金根以金爲飾漢承秦制御爲乘與孔子所謂乘殷之轂者也乘與金根安車立車

蔡邕曰五安五立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

輪皆朱班重牙

周禮曰牙也者以爲固抱也鄭衆曰牙謂輪輅也世間或謂之輶

貳轂兩轄

蔡邕曰轂外復有一轂抱轄其外乃復設轄抱銅置其中東京賦曰重輪貳轄疏轂飛輪

金薄繆龍爲輿倚較

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較在箱上說文曰櫨文畫蕃蕃箱也通俗文曰車箱爲較

文虎伏軾

魏都賦注曰軾車橫覆膝人所馮止者也龍首銜軾左右吉陽箭鸞雀立衡

徐廣曰置金鳥於衡上

櫨文畫轡羽蓋華蚤

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金華施棹末

有二十八枚即蓋弓也東京賦曰樹翠羽之高蓋薛綜曰樹翠羽爲蓋如雲龍矣金作華形莖皆低曲

建大旂十有二旂畫日月升龍駕六馬

東京賦云六元虬之奕奕

象鑣鑣錫金鍔方鉞插翟尾

獨斷曰金鍔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形在馬髦前方鉞鍔也廣數寸在馬騷後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薛綜曰鉞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而貫中翟尾結著之顏延之幼誥曰鉞乘與馬頭上防鉞角所以防罔羅鉞以翟尾鐵鑣象之也徐廣曰金爲馬文髦

朱兼樊纓赤罽易耳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羆牛尾爲之在左駢馬輓上大如斗

徐廣曰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駢駢亦名驂蔡邕曰在最後左駢馬頭上

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爲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

古文尚書曰予臨兆民

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元以爲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圍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

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蔡邕表志曰以文義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五時副車曰五帝車鸞旗曰雞翹耕根曰三蓋其此非一也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耨耒耜之簾上親耕所乘也

新論桓譚謂揚雄曰君之爲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蚤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皆元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東京賦曰立戈池宴農輿路木薛綜曰戈句才戟戛長矛置車上者邪柱之池邪也是謂戈路農輿三蓋所謂耕根車也東耕於籍乘馬無飾故稱木也賀循曰漢儀親耕青衣轎東京賦說親耕亦云鸞路蒼龍賀循曰車必有鸞而春獨鸞路者鸞鳳類而色青故以名春路也賦又曰介御間以刻耜薛綜曰耜耒金也廣五寸耒耜耒耜而載之天子車參乘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以耒置御之右戎車其飾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轡胄甲弩之簾

漢制度曰戎立車以征伐周官其矢箠通俗文曰箭箠謂之步叉干寶亦曰今謂之步叉鄭元注既夕曰箠車箱也顏延之幼語云弩矢也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輶綬輪繆龍繞之一曰闕豬車親校獵乘之

魏文帝改曰闕虎車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重翟羽蓋者也

加交路帳裳

徐廣曰青交路青帷裳非法駕則乘紫輦軒車

字林曰軒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也釋名耕屏也四屏蔽婦人乘牛車也有邸曰輜無邸曰軒傳子曰周曰輜車即輦也

雲橫文畫輜黃金塗五末

徐廣曰未詳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也

蓋蚤左右駢駕三馬

長公主赤罽軒車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軒車大貴人加節畫軒皆右駢而已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

金華蚤黑橫文畫輜文輜金塗五末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

徐廣曰旂旗九旒畫降龍魏武帝令問東平王有

金路何意爲是特賜非侍中鄭稱對曰天子五路金以封同姓諸侯得乘金路與天子同此自得有

非特賜也

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駢駕三

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之

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皂綰蓋黑轡右駢

車有轡者謂之軒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轡其千石六百石朱

左轡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二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案本傳舊典傳車駟駕乘赤帷裳唯郭賀爲冀州

勅去轡帷謝承書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州別駕

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轡儀式是時刺史行部發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諫曰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徹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即投傳去刺史追辭謝請不肯還於是遂不去屏星說文曰車常謂之屏星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鸞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駢加交路帷裳皆皂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軒車銅五末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

薛綜曰屬之言相連屬也皆在後爲三行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

蔡邕表志曰國家舊章而幽僻藏蔽莫之得見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八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前驅有九旒雲罕

徐廣曰旂車有九乘前史不記形也武王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東京賦曰雲罕九旒薛綜曰旌旗名鳳凰闕戟薛綜曰闕之言函也取四戟函車邊皮軒鸞旗應劭漢官鹵簿圖曰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爲列

皆大夫載

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爲軒郭璞曰皮軒革車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

胡廣曰建蓋在中

民或謂之雞翹非也

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車衡上與本志不同

後有金鉏黃鉏

說文曰鉏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元鉏股執白鉏

周杖黃鉏

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

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牛之屬車皆皂蓋赤裏

木轎戈矛弩箠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

薛綜曰侍御史載之

豹尾以前比省中

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於

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皆

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車正執豹皮所以制正

其衆禮記前載虎皮亦此之義類

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

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

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

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

一人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才戟幢麾

輶輶弩輅

徐廣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

藏在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史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牙戟其飾幡旂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孫吳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爲先驅又爲屬車輕車爲後殿焉

大使車立乘駕騶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百乘弩十二人辟車四人

周禮條狼氏千寶注曰今卒辟車之屬

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騂赤

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

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勅取者之

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輓其送葬白堊

已下酒車而後還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

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騶他出乘安車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

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模文

畫曲轡長懸車等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淳

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既下馬斥賣車藏

城北祕宮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

禮吉凶不相干也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

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從導主簿主記兩車爲從縣

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長安

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設右騂駕兩

璽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

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

伯文官辟車輪下侍閤門關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

品多少隨所典領

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鞵云古者軍出師旅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

梁戟爲前列健弓鞬九鞭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

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迺出入稱課

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

明卒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諸車之文乘輿

倚龍伏虎模文畫轡龍首鸞衡重牙班輪并龍飛輪

薛綜曰飛輪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蒼龍右

白虎繫軸頭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盧植禮記注

曰輪轄頭也楚辭云倚結輪兮太息王逸注曰重

較也李九小車銘曰輪之噉噉疏達開通案二家

之言不如綜注所記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模文畫轡轡吉陽箭朱班

輪鹿文飛輪旂旗九旂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轡

朱班輪鹿文飛輪九旂降龍卿朱兩輪五旂降龍二

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轡車以上輓皆有吉陽箭諸

馬之文案乘輿金錢方銳插翟象鑣

爾雅注曰鑣馬勒旁鐵也此用象牙

龍畫總沐升龍赤扇汗

詩云朱幘鑣鑣毛傳曰人君以朱幘鑣扇汗且以

爲鑣飾

青兩掖薦尾附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象皇

太子或亦如之王公列侯鑣錫又髦朱鑣朱鹿朱文

絳扇汗青掖薦尾卿以下有騂者緹扇汗青掖尾當

盧又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騂鶴

云

世祖建武十三年始備車與法物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十三年夏四月益州傳送公孫述督師郊廟樂器條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按通典後漢光武平公孫述始獲條車輿輦而因舊制金根車擬周之玉輅最尊者也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爲副

魏

魏因漢制改獵車名闔虎車

按通典云云

明帝青龍 年令作指南車

按三國魏志明帝本紀不載 按通典青龍中令博士馬鈞紹作指南車車上有木仙人舉手恆指南車箱迴轉所指微差

齊王正始 年詔出入必御輦乘輿

按魏志三少帝本紀不載 按通典云云

晉

晉承周五路仍損益漢魏車輿之制

按晉書輿服志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爲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爲模文三十幅注月之數重轂貳轆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輪金薄繆龍之爲輿倚較較重爲文獸伏軾龍首銜輓左右古陽箭鸞雀立衡橫文畫較及轡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棟朱棟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賜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鷄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榮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榮戟輶以繡繡上爲弋字繫大蛙蟻輶輶長丈餘於戟之杪以釐牛尾大如斗置左駢馬輶上

是爲左轡轡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

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爲各革者漆草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軻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草路建大白以即戎兵事亦以賜四鎮諸侯木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藩國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並以黃金爲文髦插以翟尾象鹿面鏤錫

錫在馬面所謂當顛者也

金鍔而方鉞

金鍔謂以金鍔爲文旄以鐵爲之其大三寸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貫中以翟尾而結著之也

繫纓赤罽易其金就十有二

繫纓馬飾纓在馬膺前如索帶

五路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響鈎膺玉璫鈎膺即繫纓也璫馬帶玦名也

龍輶華轡

輶車輶也頭爲龍象轡謂車衡土環受鸞者也

朱幘

幘飾也人君以朱纁鑣扇汗以爲飾也

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

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爲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建旂十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旂安車則邪注駕馬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驪尾左右驂鑣金鍔鏤錫黃屋左纁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旂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

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旂幟其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耕根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置耒耜於軾上

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者也載金鼓羽旂幢翳置弩於軾上其建矛麾悉斜注

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輶纓輪繆龍繞之一名闔戟車一名踴猪車魏文帝改名踴獸車

遊車九乘駕四先驅之乘是也

雲罕車駕四

皮軒車駕四以獸皮爲軒

鸞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繫幢傍也

建華車駕四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輕車駕二古之獸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洞朱不巾不蓋建矛戟麾幢置弩於軾上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士戰士載以次屬車

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迴運而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爲先啓之乘

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